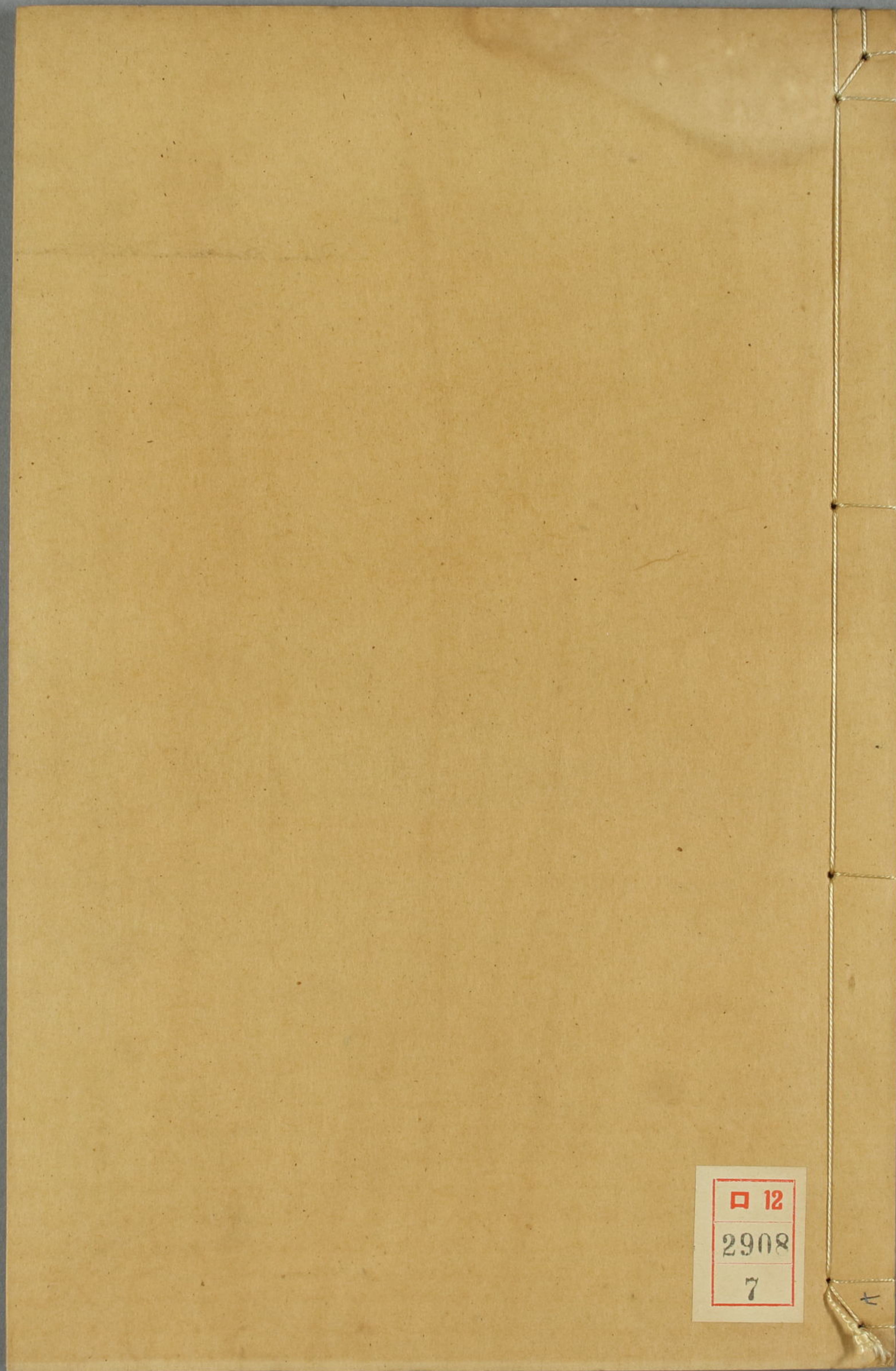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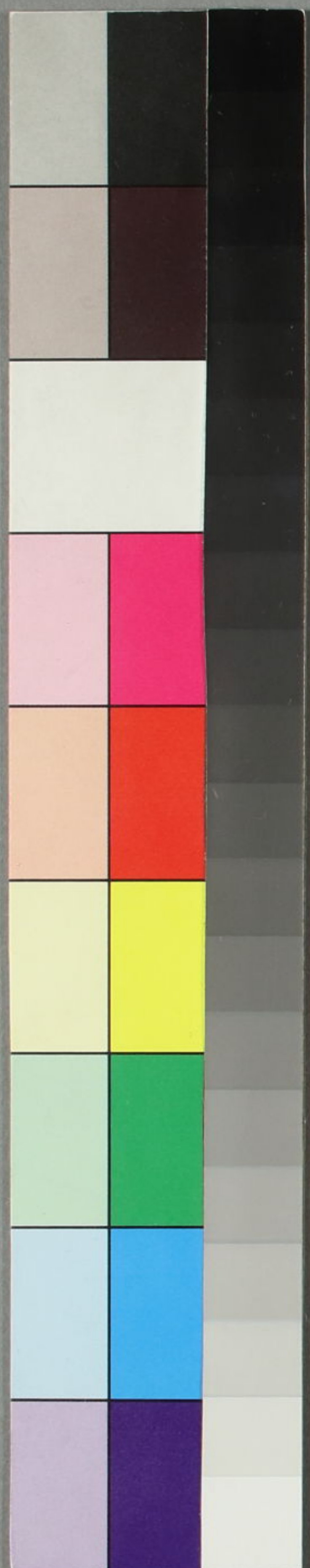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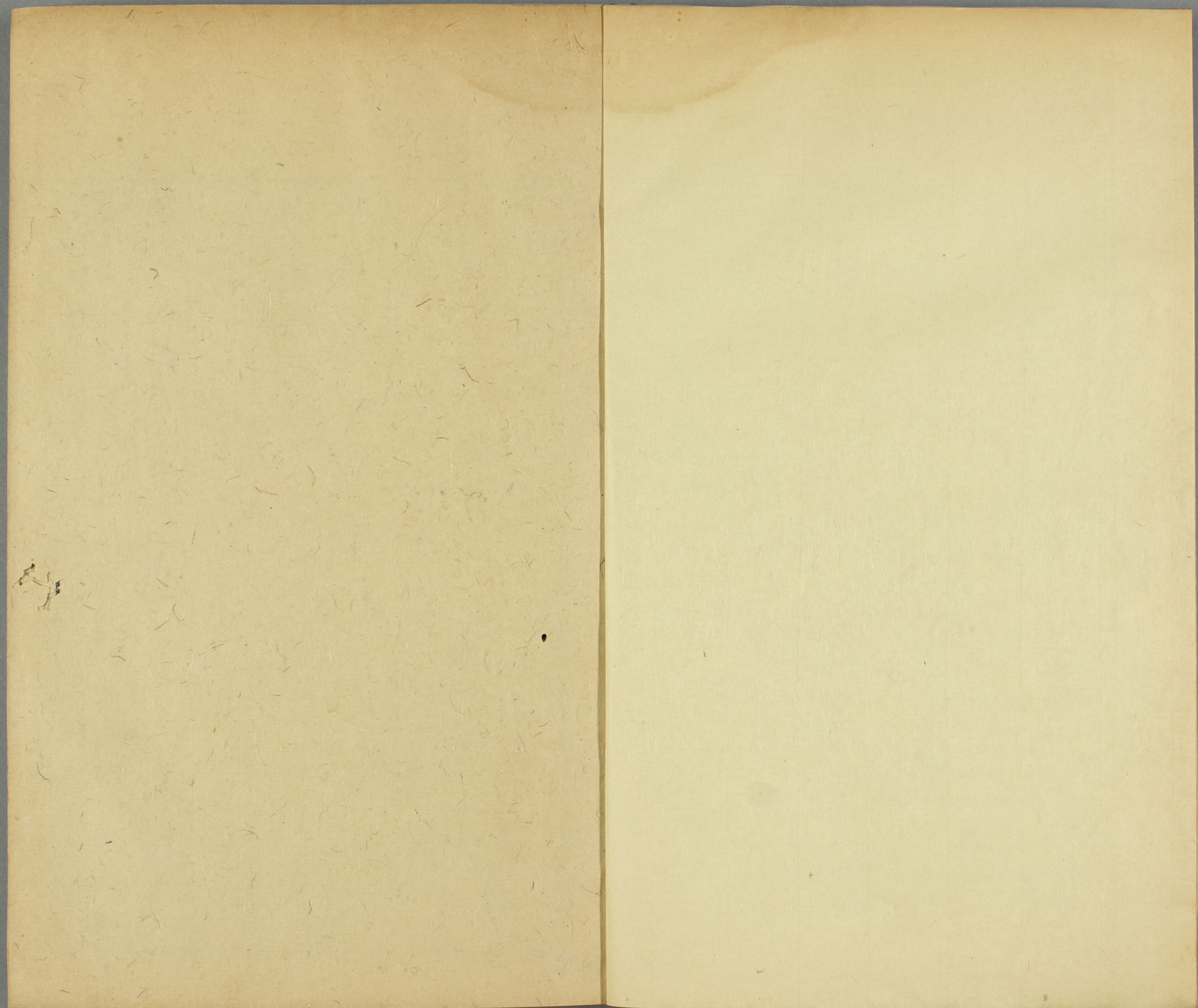




□ 12
2908
7





口 12
2908
7

禮書卷第二十九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去五味均平藏

耕藉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韋昭亦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然則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則王一耕之而使庶人終之。故孟子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此所謂借也。應劭曰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臣瓚曰藉蹈藉也。非是。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齊盛

其屬

府史胥徒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從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使庶人芸。終之。

禮書

卷二十九

一



而生種稂之種而獻之于王

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孽之祥必生

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禱郊也

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

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

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

勞酒

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

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樂記曰耕藉然

後諸侯知所以敬祭義曰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

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

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

也又曰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祭統曰天子親耕

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

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

諸侯莫非耕也王后夫人莫非蠶也身致其誠信誠

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

道也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

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

事於天子詩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國語曰宣王

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

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日月底于天

廟

天廟營室也

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

于初吉

初吉二月初吉月朔也

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乃使

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

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王卽齋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齋

三日及期主裸鬯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

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

三之

班次也王耕一墾一耦之發也耦廣五寸二耦爲耦一耦之發廣尺深尺三之下各三其上也

王一墾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

庶民終于千畝畢宰夫陳饗膳宰

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廩于藉

東南鍾而藏之又曰王治農於藉耨穫亦於藉習民

數者也春秋書御廩災穀梁曰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惟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藉田

南郊

記曰天子諸侯莫非耕也王后夫人莫非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然則天子爲籍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紘則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爲藉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紘則青者少陽之色也

其時則中春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國語曰
日月底于天廟至于初吉韋昭曰二月之吉先時五日告協
風至卽齋宮三日乃行是也其日則剛日曲禮曰外
事用剛日月令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于
內享先農于外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國語曰膳夫
農正陳藉禮是也韋昭曰陳藉禮而祭其神自漢以來皆祀先農則古可知其禮
則后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太史瞽師鬱人犧
人膳夫農正司徒太師贊事于外周禮內宰詔后帥
六宮之人生穉穉之種獻之于王國語曰太史告稷
司空除壇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也載

必措于保介之御間又明勸農者也王必三推卽所
謂一墾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卽所謂班三之也
王以一人而發其土三公三人卿九人大夫二十七
人繼之則月令所言者推數也國語所言者人數也
庶人終于千畝甸師所帥之徒也旣事則王飲太牢
班嘗之庶人終食反執爵于大寢公卿諸侯大夫皆
御命曰勞酒此春耕之終事也若夫夏耨秋穫王又
至焉國語所謂耨穫亦於藉是也後世月或用孟春
月令孟春蓋秦禮也孔穎達釋詩序曰月令孟春耕藉仲春命民社大司馬蒐田祭社祈社與藉田雖異月以俱在春時故序以春總之其說與國語不同漢章晉隋皆用正月特漢明及梁天監中唐開元禮用

二月日或用亥鄭氏釋月令謂元辰吉辰也孔穎達曰以亥爲天倉故用之晉武宋文北齊皆

亥或用乙漢章以乙耕於乙地耕或於東漢文章晉武及唐東耕特隋耕于國南

或於東南宋文北齊皆於東南或於近宋文帝度宮之辰地入里之外隋於國南十四

里或於遠漢明東巡耕於下邳衣或以通天冠青幘

青衮宋文時禮耜或以黛唐禮耕或盡壠唐玄宗進耕五十餘步盡壠而止

壇或祭先農或祭社歷代皆祭先農唐神龍初用祝欽明之說改先農壇爲帝社壇

開元中親祠神農于東郊勾芒配祭或以太牢或以羊此歷代之禮

所尚異也考之於禮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則羣小祀

也其禮主先嗇先嗇先農也主以玄冕祭之則耕藉

之祭先農其服玄冕可知也唐以希冕享先農玄冕蜡祭百神小司

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鄭氏謂小祭祀王玄冕

所祭者則祭先農用牛牲可知也王之藉掌以甸師

而諸侯亦有甸人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罄于甸人則諸侯之禮與

王畧同矣

耕車

周禮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

漢志耕車三蓋東京賦曰農輿路木薛綜曰所謂耕

根車也然晉武及梁乘木路宋文及唐乘耕根車三

重蓋而唐志木路黑質耕車青質則木路與耕根車

少異耳考之周禮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鄭氏曰

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循行縣鄙然則耕藉於郊

蓋木路歟。

耕壇

掌次掌凡邦之張事則耕壇蓋有幕也。

國語曰司空除壇于藉而宋有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于耕壇之上北齊於藉田一項地中通阡陌作祠壇又外設御耕壇後梁有親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臺以觀公卿之推而晉及北齊隋唐皇后躬蠶亦有桑壇然則古者躬耕田有耕壇司空除壇不特除先農壇而已。

先農壇

國語曰司空除壇于藉漢舊儀春始東耕官祠先農

以一太牢先儒謂先農神農也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後漢藉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已享乃就耕位晉以太牢祀先農宋元嘉中度宮之辰地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于耕壇之上耕日以太牢祠先農如帝社儀後魏太武天興中祭先農用羊一北齊藉田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三十尺四陞三壝四門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太宗親祭先農藉于千畝武后改藉田壇爲先農壇神龍初祝欽明奏曰祭法王自爲立社

曰王社先儒以爲其社在藉田之中詩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乃改先農壇爲帝社然則先農卽禮所謂先膏也歷代所祭或以太牢或以羊或以乙日或以亥日要皆不遠於禮其改先農壇爲帝社此於經無見特傳會詩序爲之說

神倉

亦曰御廩別而言
之園曰廩方曰倉

倉

明堂位曰有虞氏之米廩

鄭氏曰虞帝上孝
今藏粢盛之委焉

詩曰亦

有高廩國語曰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春秋書御廩災公羊曰御廩粢盛之所委也穀梁曰甸粟而納之

三宮三宮米而藏諸御廩月令季秋藏帝藉于神倉廩亦謂之倉者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倉人掌粟人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而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徒三百人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徒四十人鄭氏謂藏米曰倉廩人以粟爲主廩人者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說文曰廩而取之故謂之廩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或曰方曰倉園曰廩倉廩之別雖不可得其詳然詩言乃求千斯倉則言倉之多言亦有高廩萬億反秭則言藏之多又周禮廩人掌九穀

之數倉人掌九穀之物而廩人爲倉人之長則廩固大於倉矣詩曰曾孫之庾月令曰修囷倉考工記曰困窳倉城逆六分鄭氏曰困圍倉穿地曰窳荀卿曰垣窳倉廩財之末也吳語曰困鹿空虛

韋昭曰圓曰困方曰

鹿

爾雅曰廩廨也然則倉也廩也廨也困也窳也鹿

也皆禾穀之所藏露積曰庾地藏曰窳窳或作窖鹿

或作麤

晉天文志危星主天倉胃三星主倉廩隋天星在昴南一曰天倉畜黍稷以供饗祀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西南四星曰天庾積厨粟之所

人耦

齊語曰夫農首戴茅蒲身衣襍襍韋昭曰茅蒲登襍襍裳裳衣也

牛耦

詩曰十千維耦周禮里宰合耦于耜匠人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耒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氏釋周禮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又謂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王弼釋易亦曰牛者稼穡之資而孔子之時冉耕字伯牛則古者耦耕不特以人亦以牛也然史稱漢趙過始教民牛耕而王鄭且云爾者賈公彥曰或周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用牛耦於義或然

土牛

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出猶作也

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正義曰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尅水持水之陰氣故時作土牛以畢送寒

唐月令曰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

早晚

若立春在十二月晦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正月晦及二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

其農平也立春近正月望後漢志冬之月立土牛六則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

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月令章句是月之會建丑丑爲

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像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

農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

則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

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

以歲之幹色爲首

甲至癸爲十幹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

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

支色爲身

寅至丑爲十二支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

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土其色黃

納音色爲腹

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

卯火其色赤他皆放此

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脰納

音色爲蹄

設令甲子歲甲爲幹其色青則青爲牛首子爲支其色黑則黑爲身納音金其色白

則白爲腹又若丙寅日立春丙爲幹其色赤則赤爲角耳尾寅爲支其色青則青爲脰納音火其色赤赤

爲蹄其說蓋有所傳然也

禮書卷第二十九

終

禮書卷第三十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后躬蠶

周禮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

祭服

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

馬質禁原蠶

天文辰爲馬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

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

月令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將爲

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正義曰依禮祭五帝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蓋薦於神坐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惟太皞之屬云之屬者以蠶功既太非獨祭太皞故何氏云總祭五方之

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瑒熊氏等並以爲在明堂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

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蠶將生之候也具曲植籩筐后妃

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母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后妃

親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皆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

之妻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官事蠶事既登分

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季夏蠶事既畢后妃獻

繭乃收繭稅內外命婦獻繭于后收稅者內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其夫亦當有祭服收以

近郊之稅正義曰公桑在國北近郊唐月令三月之節天子乃薦鞠衣

于先帝進於太廟三月中氣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

勸蠶事季春吉巳皇后享先蠶先蠶天駟也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

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

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

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

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褱而受之因

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

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

章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風戾之蠶性惡濕歲單三

月日盡之後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火總

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正義曰近川而爲之取其浴蠶種便也七

尺曰仞仞有三尺高一丈也棘牆者謂牆上置棘外

閉謂扇在戶外閉也。又曰：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云二月與彼不同者，按馬質云：禁原蠶，彼注天文辰爲馬引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故此仲春始蠶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時又浴種，乃生之故，設之有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三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莫非耕也，主后夫人莫非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穀梁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女工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公桑蠶室

近川爲之

天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之禮質而少變，故皆蠶於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爲之以其便於浴蠶也。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所以謹於養蠶者也。其始也，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以告將蠶，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以趨蠶事，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屨，以黃屨車，以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及郊，享先蠶，然後東鄉而躬桑焉。鄭氏曰：東鄉者

嚮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而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也考之祭義諸侯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則后不常留養可知也及繭之成夫人副禕受之三盆手則后亦副禕受之而三盆手可知也躬桑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使入蠶室者內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裸獻后亞之賓客則王致酒后致飲以至王耕籍后獻種王射牲后春盛則后夫人之躬桑主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禕者重繭之成也繅必三

盆手者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王籍之三推也然後布于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音制後乘載鉤筐後周皇后採桑三條公主五條鄉縣以下九條北齊及隋亦如之然則採桑三條與三推同其載鉤筐以後車親載耒耜不類是不純乎古也後漢蠶于東郊晉蠶于西郊宋齊蠶于西北而漢制后乘鸞輅載龍旂千乘萬騎鼓吹鉦鈸莫不咸備晉后著十二笄步搖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而女尚書著貂蟬佩璽後周之時后乘翠輅皆非古制

薦鞠衣之禮

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鄭氏曰先帝大皞之屬孔穎達曰薦鞠衣置於神坐前熊氏之徒謂其祭在明堂李林父曰進鞠衣於太廟此不可考

后乘翟車

中車曰翟車貝面組總有握鄭氏曰以翟飾車之側有握則此無蓋矣如今駟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

巾車王后五路有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四車有蓋而翟車無蓋有握鄭氏曰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后所乘以出桑

先蠶壇

呂氏月令言薦鞠衣于先帝不言享先蠶唐月令言薦鞠衣于先帝又言享先蠶考之于古食必祭先倉竈必祭先炊視學祭先聖先師養老祭先老射祭侯師祭禡則將蠶而享先蠶蓋禮然也漢儀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廡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晉武帝時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北齊爲蠶壇高四尺方丈四出陛陛各廣八尺置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南壇高五尺二丈四陛陛各五尺外北方四十步面開

一門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蠶黃帝氏於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訖皇后乃躬桑後周皇后至蠶所以一少牢親進祭奠先蠶西陵氏神二嬪爲亞獻終獻隋制先蠶壇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以太牢制幣祭先蠶用一獻之禮唐制亦皇后上巳享先蠶遂以親桑李林父釋月令曰先蠶天駟也先蠶之神或以爲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爲皇帝或以爲西陵氏或以爲天駟歷代儒者議論不一然則蠶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濕其浴火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於

天駟矣。然天駟可謂蠶祖而非先蠶者也。蠶婦人之事非黃帝也。史記黃帝娶西陵氏而西陵氏始蠶於志。無見漢祀苑窳婦人寓氏公主二人。此或有所傳然也。其壇或在桑壇東南或在桑壇之西。其祭或少牢或太牢或一獻或三獻。歷代之所尚異也。然禮必皇后親享。北齊使公卿祠之。非古也。

躬桑壇

國語曰。司空除壇于藉藉而有壇。則躬桑有壇矣。掌次掌凡邦之張事而異時有宿幕于耕壇之上。然則桑壇蓋亦張幕歟。

蠶月

詩曰蠶月條桑周禮仲春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月令
季春后妃齋戒躬桑祭義大昕之朝君卜三宮之夫
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室奉種浴于川又曰歲既單
矣世婦卒蠶鄭氏曰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歲單三
月月盡之後也孔穎達謂中春浴種季春再浴之理
或然也荀卿賦曰夏生而惡暑則蠶有四月生者有
三月生者不特春生而已然蠶馬無兩盛故原蠶者
馬質禁之

曲

植

曲薄也植槌也正義曰案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間
謂之曲或謂之趨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
注槌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
而謂之槌齊謂之牂

禮書卷第三十一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千乘之國

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司馬法甸方八里出
長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爲
乘或以乘爲甸以甸爲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
惟社丘乘桑盛是也以乘爲甸春秋衛良夫乘衷甸
兩牲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

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涂言之。其實一也。易曰震驚百里。主制曰公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明堂位曰魯革車千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於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五百里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

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天子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參兩以相聯紂之法也。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千乘之賦豈特三軍而已哉。鄭氏據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

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
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
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
人率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賈公彥遂
以此爲畿內之法以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爲邦國之法然周官之於調役其寡也家
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竭○作○未○聞○十○家○出○一○人○之○
役○百○家○出○十○人○之○役○也○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
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徵兵於諸侯不止則諸侯闔
境出焉所謂千乘之賦也然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

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率所不能克然後
鄉遂之士應之周官曰王之大事諸侯左傳曰五侯
九伯汝實征之文曰諸侯敵王所愾則出軍之法顧
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馬融曰千乘之賦其地千
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
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其說蓋惑周禮公五百
里侯四百里之制不知周禮之所言者乃附庸也

諸侯附庸

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
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
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

商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商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商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箕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商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二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商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群臣不主爲治民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

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又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

七百里章車千乘

曲阜魯地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

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

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論語曰昔者顓臾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

諸公

五百里

諸侯

四百里

諸伯

三百里

諸子

二百里

諸男

一百里

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玉復五器言武王之
政由舊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五則自唐至周五等之
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商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
男以微子箕子為畿內之爵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從商合伯
子男皆從子鄭忽出奔衛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曰春秋改周
為一辭無所貶皆從子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
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
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
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
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

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
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
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
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
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
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
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
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先儒以庸為城朝會曰合謂之附庸
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謂之不能五十里不
合於天子以其才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特達

於上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為兼附庸明矣。鄭康成以大司徒之所言者為正，封則曰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而附庸二十四，此說非也。既曰侯附庸九同，魯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耶？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謂錫之也。

圭田

五十畝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

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

以厚下也。此則周禮之士田賈田任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周禮載師以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土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

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又曰：惟士無田，則亦

不祭。

紉士無圭田。

孔穎達曰：夫猶治也。卿以下皆以治此

圭田，公家不稅其物，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商禮也。商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周禮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後魏有公田，隋文帝時有公廨田，唐凡京諸司有公廨田，諸京官諸州有職分田。

士虞禮曰：圭為哀薦之饗。詩之吉蠲，或作吉圭，則圭

田潔白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圭田所以共祭也。卿以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籍也。圭田無征。所以厚賢也。鄭氏以周禮士田爲圭田。以圭田無征爲商制而改士爲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士達於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禮書卷第三十一 終

禮書卷第三十二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禹貢五服 自甸至荒
五千里

書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

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周九服

五千五百里

周禮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國語先王之

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文告之詞布令陳詞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兵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荀子曰諸夏之國同服同義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至荒服終

王

已上與國語周紀同

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

等貢獻是王者之事也主制曰千里之內曰畿甸千

里之外曰采曰流注甸者服治田出穀稅采者九州

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夏之服甸侯綏要荒

周語

曰邦內甸服又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千里之內曰甸

自甸至荒凡五服

服五百里則面二千五百里矣面二千五百里則爲

方五千里矣

書曰彌成五服至于五千

周之服侯甸男采衛蠻夷

鎮蕃自侯至蕃凡九服服五百里則面二千七百五

十里矣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則爲方五千五百里矣

蓋夏服先甸後侯而甸卽畿也周服先侯後甸而畿

禮書卷三十三
非侯也。夏之侯以當周之侯甸而綏以當周之男采。周之衛蠻以當夏之要而夷鎮以當夏之荒特蕃服在禹貢之外然則周之斥大中國不過增夏五百里而已。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此夏五服之域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此夏五服之外也。孔安國司馬遷王肅之徒其說皆然特鄭康成謂堯之舊制服五百里及禹輔而成之服加五百里則面相距爲方萬里故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是不知經傳凡言萬國者舉盈數也。孔穎達謂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

百六十八里其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數不同者直而計之以鳥迹曲而量之以人迹異耳此說是也。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蓋漢儒記六國之時地域然也然則康成之誤不特禹貢而已其言夏衰夷蠻戎狄內侵國數損少商湯承之中國方三千里周公復唐虞之舊域要服之內方七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方五百里不過四方四百里者不過六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

禮書 卷三十三
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又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然職方之法。蓋兼附庸言之。安有四十六國之外。復有百里者四十一。爲附庸乎。周之設法。州建百四十六國。而附庸在焉。王制州二百一十國。諸侯之附庸不與非周制也。王制言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

仕以爲間田。然後總之以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則一代之禮也。康成以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爲商禮。以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爲夏禮。惑矣。天子之地或曰甸。或曰畿。曰圻。或曰縣。曰寰。而後世猶有縣官之稱。孰謂畿獨施於商周。而縣獨施於夏乎。康成溺於禹會萬國之說。嘗曰夏縣內四百國。又曰夏縣內九十三國。是自戾也。

侯國及采邑貢賦之法

大司徒諸公之地其食者半。侯伯之地其食者三之一。子男之地其食者四之一。鄭司農以食者半爲半。

入於公半入於王三之一爲一入於侯伯二入於王則大國貢輕小國貢重康成以食者半爲王食其半三之一爲王食其一則大國貢重小國貢輕然春秋傳曰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甸服也由此言之以爲大國貢輕則異夫列尊貢重矣以爲小國貢輕則又有卑而貢重矣二者之說皆非周制鄭氏又謂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國凡四都而王稅以一都王十里之國凡四縣王稅以一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王稅以一甸不知何據而言也然則所謂食者半則食不食之地各半也

其食者三之一則不食之地二食之地一也其食者四之一則不食之地三食之地一也先王制地不必其實如此蓋以德尊者國大而祿重故其地媿德卑者國小而祿輕故其地惡於是要其大率而爲之法耳然則所謂食不食者非制貢之數也此與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三之一司勳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其受地之法同

賦稅征斂之辨

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凡稅斂掌交言九稅而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載師言征亦終之

禮記卷第三十二
以賦則征賦者稅斂之總名。征稅者賦之別稱。斂者賦征稅之事而已。荀卿曰：刀布之斂，田野之稅，關市之征，此又對言之然也。周法：邦中之賦，則園廛二十而一，四郊之賦，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之賦，皆無過十二。若夫關市、山澤之賦，蓋十一而已。凡此非出於口率也。鄭康成釋太宰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或謂之賦。然筭泉之法，特出於後世。先王之時，無有也。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之者，役之也。與禮記

所謂征於鄉、征於學之征，同義。康成亦以征之爲口率，非是。

祖書

卷三十二

十一

